

譯 林
書 叢 說 小

編 二 十 四 第

說 小 情 言

傳 別 主 郡 亞 利 西

下 卷

海 上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西利亞郡主別傳卷下

英國馬支孟德著

閩縣林

紆

同譯

仁和魏

易

第十五章

余遇此奇變。則力鎮定其心。問妹氏曰。汝以何時知西里亞之遺。妹曰。吾一知之。卽走奉白。爲時尙未久也。此時正爲六句鐘。而吾昨夕與西里亞分手歸寢。在十句鐘前後。不過七句鐘。奸人乘機卽在此時。余曰。汝昨夕曾否至西里亞所居屋。妹曰。曾少坐。卽出。余時尙未整衣。計整衣再審其底蘊。余著衣卽呼侍者威而森入。問以睡自何時。侍者曰。奴子睡時已一句鐘。余曰。汝曾聞疑駭之事否。曰。未也。奴子睡時。徧矚諸處。凡電鈴所設均完好。余曰。汝往呼司吉瓦子少待。我且立出。余在百忙中。竟忘余之窗戶皆有電鈴。經威而森之言。始覺。自念勿論何人均不能入。入必有聲。意西里亞尙在屋中。此時張皇殊無謂也。少須威而森入。言司

吉瓦子已不見。觀其牀榻似未歸。寢余大駭。卽令周覽前後窗戶。威而森立出。余料司吉瓦子之行。則西里亞之事實此。奴尸之乃大悔。當時中道託疾逃歸。不加屏逐。此吾過也。余衣甫竟。威而森入言最高之樓窗微開而不鑰。余自臨觀。二窗果開。及細審電鈴。則線爲割斷。余語威而森曰。吾將至隔鄰空屋觀狀。汝守前門。請密斯佛羅拉筭後戶。余卽從此窗門中越過隔樓。窗開卽平臺跨過短垣。卽爲鄰家之樓窗。西里亞軀幹經便。但以一人脅之。即可踰垣而過。樓窗嚴閉。余則碎其玻璃。入手拔其鑰。旣入。初無陳設。臨梯俯聽幽闥。無人。余下樓逐屋細審。至於地窖。初不見人。因思此特假爲偵我之所。非僑居也。乃啓扉而出。同妹氏入室。妹顏色慘白。問曰。司丹列此何變耶。余曰。綜言之罪均在。我我罪宜死。妹曰。西里亞又安往。余曰。此正難言。中有可疑者。兩端一爲公使防我成婚。則夜中以人取之。尙有足慮者。則司吉瓦子以計出。西里亞歸其母。妹氏曰。夜中胡由能出。余曰。此焉知者。以理決之。必司吉瓦子得賂預伏戎於吾家。夜中以藥迷惘肩之而出。

然我必覓取其人。加以重罰。實則咆哮。怒叫。囂亦胡爲者。今當以術得之。惟無着手之處。妹氏曰。我請助兄爲之。余曰。吾惟操得勝算。方取助於爾。今四顧茫茫。汝卽助我。又胡爲者。妹曰。姑與汝晨餐。余曰。焉能下咽。妹不聽。已傳諭廚娘矣。此時家衆咸悉此變。余一一詳究。臧獲。令勿聲張。而臧獲所言。咸不中於事情。無可得其罅隙。蓋以余身最稔西里亞。且不之知。則奴厮輩更可勿問。余荒忽中。不得主謀。防女爲瘋母所得。斃之以劍。又將如何。於是進退無策。又念西里亞剛決之性。必拒母命。母復狂易其死。可操左券。余先欲告之捕房。防細詢情節。無以自解於官中。又思往告私家包探。飯後。遂以車至包探普洛克。一一告以源委。聽時至沈寂。顧乃咎余爲晚。已而挾其伙伴。至余家履勘。觀已。但曰。此尙可報命。所可疑之人。或可迹詰而得。二日之中。必以消息奉白。余曰。若有事者。幸告吾妹。遂自以車往告公使。一以語之一。亦覘其動靜。是否爲此人所得。公使見余尙恭謹。顧有不悅之狀。言曰。足下之來。得毋悔言前失歟。實奉告老夫前此奉訪。足下以峻詞報我。

老夫已有備禦足下之術矣。余聞言大疑。即曰。公使定策如何。請以下教。公使曰。此焉能奉白。惟此事一舉手間。必應如響。余視公使久曰。吾今尙有事告君。君亦知宵來奇變否。公使曰。何者。余曰。公使亦知君夫人及櫛豎之子爵。又安在者。公使曰。已告足下。尋之莫得。至今尙然。余曰。大事壞矣。西里亞。昨夕不見。或爲宵人所得。以理決之。必在君夫人。僑寓之中。公使大駭曰。斯亦奇矣。胡以如是之巧。余曰。胡名爲巧。公使曰。老夫晨來力沮足下。勿過孟浪。而夜中郡主卽隱似老夫。於是中加以詭謀。究竟此中情迹。能略見示否。余曰。鄙人之來。正復爲是。遂以家中事一一語公使。公使靜聽無言。聽已言曰。此事在倫敦中殊罕觀。然謀陰而膽巨。太妄爲矣。夫以有國之公。承祧之郡主。可以詐刼。取謂能求免殊刑耶。余曰。是人必不逃於王憲。公使曰。足下決以爲謀發自君夫人及子爵乎。余曰。然而司吉瓦子必同謀。今日吾家已不見其人。公使曰。斯人行蹤殊詭。前此足下之來。彼卽中道逃歸。今復爾爾。惟此事可以取供詞於司吉瓦子。而又不見。殊可痛惜。余起曰。

然則公使疑我藏人以滅口耶。公使曰：老夫本不敢懷疑。以前此足下提挈郡主東逃而西匿，以此適生老夫之疑。余曰：公使果蓄此心，則彼此永無符合之意。見須知鄙人之來，懇語語確也。實告君：今日之來，亦頗懷疑於先生。公使聞而怒曰：使者館中安敢藏盜寶星？當能辨之。余曰：公使非盜。然則鄙人盜耶？公使曰：老夫未敢非議。足下余曰：公使雖未明言，然已腹誹。公使曰：老夫累勸足下，則屢枝其詞。老夫且苦口奉沮，謂卽成事。老夫尙爾有術以格足下。所爲茲正得當，而足下突來言郡主不見，胡能不加疑駭？老夫固不敢斥足下隱匿郡主。我意實謂旣欲圖娶其人，見事非佳，則他遷以避禍。容亦有之。今足下以爲逆耳，則過不在老夫。固有自取之人，任是咎也。余曰：公使我請以名譽爲誓。適所奉白語語皆誠，果不信者，聽公使所爲。我奉身退矣。公使沈吟語曰：必信足下。實相告：老夫本圖善策，沮君勿娶。今郡主旣爲人得，老夫可勿更言。嗟夫，果如足下之言，郡主落夫人手中，則後來收局正復難料。余曰：當以計取其人。公使曰：尙有何計？若在德國圖之。

尙易。邏騎四合。必無遯匿之所。若貴國者。正自難言。非面覩其事。則皆置諸悠悠。況以此百無頭緒之案。何從下手者。惟茲事足下殊有關係。必足下圖娶之消息。以內奸濟外敵。安得不圖。規以去。果爲所得子爵。立時成禮。老夫已馳告寡君。君問郡主於老夫。又何詞以對。更問之。足下者。足下之窘。當更甚於老夫。余聞言。則以目視地。莫對。公使曰。此事君已任其難。卽圖取其人。又將何術。足以得當。余突然答曰。取之。公使曰。取之。又以何道。余曰。已密布邏騎。果有端兆。卽疾起取之。公使笑而言曰。人在樓心。夜中扶之以去。足下尙爾。夢夢。今天海茫茫。於何覓取。余知更言且無策。因而興辭。臨去言曰。公使亦有術否。公使曰。無之。亦但能罄吾力所能及者及之。脫郡主因是陷於不測。亦惟足下是問。蓋敵邑問及老夫。老夫則以足下爲抵。余曰。果使公使早驅子爵回國。亦安有此事。公使亦曰。足下不圖娶郡主。亦安有此變實告君夫人。素狂易能殺人。幸留意此語。一入余耳。余尤蒼黃無措。

第十六章

余雖見公使。一無所得。但知事不屬於公使。且聞恫喝之詞。心愈無主。遂以車歸。意包探果有良法。則茲事尙有迹兆可覓。旣至。消息渺然而侍者言。司吉瓦子歸矣。余立呼之。至。余厲色問曰。汝安往。司吉瓦子曰。晨來病發。往吸空氣。吾以四句鐘起行。花圃中。迨病已始歸。余曰。汝病起良巧。每遇有事。汝病卽發。司吉瓦子尙夷然言曰。病起安知其時。余曰。汝昨夕當未有所聞。實則可勿問。卽問汝亦弗知。司吉瓦子徐曰。奴子未之聞也。余曰。汝亦曾聞有變故否。司吉瓦子曰。歸時人已告我。余曰。此事汝果無知耶。曰。殊未之知。惟中心料及一事。殊以爲疑。余曰。何也。曰。君夫人瘋病發時。卽在郡主之年。余大怒曰。刁奴。汝以奸謀愚我。乃敢公然過歸。以妄語見欺。汝罪我深稔。且靜待刑戮。我往見公使時。汝卽馳報消息。於是夫。人子爵之蹤跡。遂隱。汝今尙戀吾家。引外奸竄取郡主而去。膽巨如天。仍歸而作妄語。此着敗矣。司吉瓦子曰。主人之言。我一無所知。余曰。我今尙有機倪。示汝果。

告我以郡主所在。汝尙可逃脫。不相逢。亦不汝仇。果不見答者。我自有處置爾之。法令爾自言。言時挺立。其前令語司吉瓦子作蠢狀曰。我焉知者。余大聲曰。尙妄語耶。曰。決不之知。余曰。君夫人子爵又安在。曰。都不之知。余曰。汝前此與之通書及晤面。最後果在何時。曰。卽在甬道中。一見無第二面也。余曰。可卽啓扉令侍者曰。汝以威而森來。余少待。而司吉瓦子自齧其脣。厥狀微震。似不知余將何以處置其人。余亦弗視。迨威而森至。余曰。威而森。汝另以一人備於門外。司吉瓦子曰。寶星將置奴子於何地。此事宜祕。安可使人知之。余曰。然則汝當告我以君夫人及子爵安在。司吉瓦子仍言弗知。余不再問。及威而森及一人至。余曰。汝以車至。賚此人。至日耳曼公使館中。吾尙有書上公使也。汝二人切勿中道爲彼逸去。必親面公使。然後報我。果半道中倔强不馴。卽以警察縛之。遂作書與公使言。司吉瓦子已得。但搃灸其人。必得確耗。卽使弗承。亦不輕釋。當嚴閉之。遂遣之行。余明知司吉瓦子皆僞言。然揆之以理。必司吉瓦子爲之。且門窗電線之斷。孰則能之。

既脫郡主則又誰屬此情可不問而知余今決計自爲偵探矣時余所託之包探渺然不至正欲行時包探中有一人至則張大其言言是晚有車停於戶後郡主必趁此車而去言至隱約余聞言知其無實然尙極鼓勵而心則滋弗信計非自行此輩皆不足恃余因更往尋覓隔鄰之屋主仍訪諸銀行均無迹兆足詰銀行中人言既爲證人後其存儲卽盡取而去後乃渺然無聞余因以電問德國之銀行回電亦不明其來歷然則子爵似已懷謖爲此故隨地皆隱無名余更至男爵夫人僑居處問其主人主人言夫人母子猝得電信匆匆俶裝而去余計其行期卽第一次往謁公使之日因復至子爵逆旅中詢之亦然余乃知經司吉瓦子一言而鳩類集族遷矣得得而行衆皆莫識但言平日恆束其行篋以待去後初無尺一之書且行篋盡以市車行余又至包探處告以御市車者或得其迹所嚮余既歸憊極心中初無希望妹氏見余喜極言西里亞有電信至至可兩句鐘吾不及待汝已發其封遂以電上余書中言吾甚自如可勿見訪仔細而思我二人婚

約必無成議。不如以遞爲得。此時亦知傷爾之心。倖善自慰爲望。下書西里亞啓。余初見而駭。旣思僞也。因曰。車勿行。吾尙欲出。時威而森已歸。將言司吉瓦子事。余匆匆自出。妹氏泥余曰。汝何事至此。余曰。此時無暇詳言。今且往詢發電者。爲何人。歸更與爾言之。余遂飛車至司脫藍街電報局。心中自思。果發電者爲西里亞。則吾事已矣。然西里亞決不爲此。是必羣奸所爲。計發電時爲午後三點半鐘。電果西里亞所發。則西里亞去時爲午前六點鐘。而三點半鐘始從電局以信絕我。然則此八點鐘仍濡滯倫敦耶。旣至以名紙謁局主。余遂以情語之。局主曰。以成規考之。決不能示足下以電書之稿。余曰。吾恐發電者爲假冒之人。此中關係匪輕。故必一詢爲快。局主沈吟久曰。幸示我以電文。遂入。少須。引一少年書記出。曰。此電卽是人所接。足下何語者。卽語其人。余曰。君憶否。發電之爲何人。書記曰。憶之。他人電文。簡此人特詳書之。久久來人黝黑而頎頎。似武人。操英語且挾德國之音。余聞狀知爲子爵無疑。更以他語問之。乃愈肖其狀。書記曰。吾欲問其居

址。其人愕然不許。吾指章程示之。語無住址。於例不可。其人少思。始書其下。因以目視局主曰。能否言之。局主曰。汝行矣。因語余曰。司丹列寶星。適書記所言。於尊事頗有益否。余曰。承教爲多。疑團已釋。局主曰。以例言之。不能示寶星。以原稿若能深祕不言。則朋友之情。不妨相示。余大感其言。視其書。萬非西里亞手迹。乃鞠躬致謝。局主遂行。余既知此電爲僞。轉於僞電中。別有神悟。想余論君夫人瘋病事。或爲司吉瓦子所聞。此電之來。亦似癘發。則僉壬之詭謀。可謂工矣。既至。語妹氏謂發電者爲子爵。西里亞之屬是人。無可疑矣。夜中輾轉不得一策。公使之謀。包探之術。及余之四出奔馳。爲計皆窮。司吉瓦子至使館。仍倔強不自承。公使不留館中。但以人管約之。隨其所往。五六點鐘間。司吉瓦子竟以術逃去。明日余得一消息。心乃大悅。時羣書積疊中。有一牋。包裹絕嚴。筆迹亦生。書蓋寓自法國海濱。凱來城者。余且驚且懼。啓而讀之。書中別裹二書。書爲男爵夫人女公子加德林所寄。書曰。司丹列寶星足下。果欲展此二書。當立誓不可傷及子爵。尤不能以

書中情節告之他人。果足下不許者。則幸勿展此二書。留而還我。若遽展之。則我卽以寶星爲己立誓矣。下書加德林包而根頓首。余不待思索。卽展之一爲西里亞。一爲加德林與余者。

第十七章

余略觀大意後。則細讀西里亞書。書曰。吾親愛之司丹列。加德林語我能以術寄書於爾。加德林處我善。乃不審其命意安屬。吾身落敵手。既有親我之人。則不能不加以重視。汝勿念我。我胆力至偉。百無所懼。君夫人語我。吾應稱吾母不審何故臨書但稱君夫人嫁子爵。吾防不測。則虛與委蛇。此爲吾謀。深言之。無論婉勸強偪。吾誓不之許。方吾初入樊網。君夫人幾欲加刃。幸吾以計自脫。氣始略紓。加德林語我此行蓋歸國。吾道行咸勉如其言。蓋緩兵之計。留其罅隙。以待汝援。今身在道中。特用一事以自慰。謂爾得書後。必且遄至。以我卜之。彼欲有圖。必不敢加以無禮。惟君夫人爆烈異常。決爲瘋病。然能僞諾。以如其意。則吾命亦或可保。惟婚期一定。則我決

不從此際正復難測。其生死加德林語。我必極力助我。敗此事故在難中。亦倖有同心之人。且言此中事。均司吉瓦子一人主之。是晚彼啟關。縱男爵夫人入戶。以藥迷我。扶我登車而去。車至君夫人寓中。不待曉而發。吾知爾失我。後憂鬱殊不可堪。然此數日之中。必無舛謬。以我私圖未至危難時。汝已飛馳救我矣。吾意泰然。惟汝幸勿誤。西里亞頓首。加德林書則措詞殊別。第一語卽曰。君必如吾言立誓矣。君欲援西里亞。幸勿宣布子爵之名。以窒其前途。吾今導君來援。故予君以西里亞來書。大抵吾歸公國。必至子爵家。子爵家於京畿本近山中。至於後此如何。我不之料。但至時。吾必寄書君姊氏家。君得書。卽行。惟須深祕。防有偵伺之人。路行不利於君。今君夫人及子爵意。促完姻事。然後再圖寶位。吾立誓必撓其事。特患陰謀不測。出我所防之外。而西里亞尙不知其險。吾則力闕其事。不令知之。凡西里亞之獲全。及公國之不爭。均繫君一人之來。願上帝佑君成功而去。加德林頓首。余讀後。危甚閉目而思。西里亞在彼瘋母之側。性命直岌岌。則憂極而顛。

今第一事宜至公國。然當以術愚伺我之人。則召威而森至。宣告曰。吾已得密司西里亞蹤跡。有人言見密司西里亞在青忒而罕。汝爲我備衣服。可支經月。澣易者。汝亦隨行。以行李至伯定登車站候我。此語勿祕。恆對人示。我行蹤。威而森知旨。領諾而去。吾與姑氏及妹亦言如此。遂以車至公使館。計公使能助余者。則尤善。然事機危迫。以公使之力加之。尙爲非緩。即使西里亞不能歸。余苟至大公之前。較落諸宵人及瘋婦之手。爲優。余爲西里亞安全之計。竟置婚姻事爲第二。着余見公使。公使怒極。疑余詭祕。至不與余言。但曰。寶星今日若言不就此婚者。老夫尙可恭聽。若舍此別有所言。則老夫事集。不敢承教。余曰。今日所言。先生或樂聞也。余近已聞郡主消息矣。公使赫然遽易其容。余曰。今亦不復備言。但再窮二三日。或可迹詰而得。公使曰。安在。老夫足以了之。余曰。果愬先生以兩事。則須許我一言。公使不悅曰。未明事之究竟。何爲輕諾。詎非自縛其身。幸坦坦言之勿吝。余曰。然則鄙人前言均非坦乎。公使曰。足下勿嗔。至果云坦白。老夫未敢阿好者。

以前此屢詢足下婚期。終格格不見告。甯云坦歟。今非詰駭之時。果有見教。勿吝珠玉。余曰。適得確耗。知郡主所在。惟消息之來。仍有條約。脅之同至。匪特先生宜加參酌。卽鄙人亦已爲此條約所窘。第一節不能罪及。潛取郡主之人。卽子爵亦不能加之以罪。茲事能見允否。公爵大疑曰。足下何爲袒此兇人。余曰。仇也。非我夙心。惟欲救西里亞。不能不從告密者之成約。果使不違是約。消息亦終不可得。公使曰。是必得從男爵夫人之女。欲衛其所歡。故爾。老夫深審之矣。余曰。然。公使曰。此來妄也。茲事老夫雖諾。而朝士或否。余曰。然則決不能語先生矣。公使曰。足下乃聽懷春女子之言。盡墮丈夫烈性。不樸誠以語朋友。輕其所重。殊爲足下惜之。余曰。鄙人已以名譽爲證。安可失信。公使又手於腰際。立起閒行。言曰。老夫亦何敢墮君大信。惟事屬重要。足下求助於老夫。而復責我以信。非歟。余曰。如先生言。公使曰。但示以端倪。君亦不爲失信。彼此兩全。不亦可乎。且足下無我功。亦匪就。何妨略示以端倪。余笑而不答。少須言曰。以情罪論之。子爵應歸何律。公使

笑曰。足下當知我非全權之人。且與子爵何仇。而必寘之罪籍。惟。句。余曰。何也。公使曰。當審子爵身居何地。若在英國。科罪尙微。譬如歸諸公國。語及此。立止。又曰。彼果無識。居然歸入公國。句。公使之意。蓋欲探余。余木然不爲動。公使不悅曰。茲亦不能強君語我。余曰。先生旣不之許。吾亦僅能緘嘿。非我靳君勢在莫可。今不更擾矣。公使曰。然則足下自鼓其精力以前矣。余曰。公使可以助我。乃不之助。則自任其難而已。惟茲事之責。仍在公使。我何有者。公使大怒曰。司丹列寶里重責在君。老夫又何責。綜言之。均足下冒昧。郡主果有不測。足下則當自剖於人。因握拳抵几。怫然而入。余惘惘而出。亦知告之萬全。惟不欲失信於加德林。則艱鉅仍以一身任之。

第十八章

余爲計弗深。所定聲東擊西之策。乃坐廢而無用。旣至柏定登車站。遇威而森。囑以行李僱車至維多利亞。微語威而森防有偵探之人。彼此宜備。我以車行。汝但